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山中白雲詞箋證

上冊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山中白雲詞箋證

上册

〔宋〕張炎撰
孫虹箋證
譚學純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山中白雲詞箋證/(宋)張炎撰;孫虹,譚學純箋證. —
北京:中華書局,2019.12
(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)
ISBN 978-7-101-14233-4

I.山… II.①張…②孫…③譚… III.宋詞-選集
IV.I222.8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9)第 247187 號

責任編輯:聶麗娟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山中白雲詞箋證

(全二冊)

[宋]張炎撰

孫虹 譚學純 箋證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31 印張·4 插頁·600 千字

201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3000 冊 定價:118.00 元

ISBN 978-7-101-14233-4

本書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
「張炎詞編年箋證」(15YJA751024)結項成果

序

孫虹曾以《清真集校注》《夢窗詞集校箋》享譽學林，今又有張炎《山中白雲詞箋證》連三人選中華書局《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》，足見其爲嚮駕之馬，逸力無盡；復見其中華伯樂層出，善鑒良驥。予觀是編，知其秉承樸學實證之風，以匯校、匯注、匯考、匯評爲矩矱，以求是爲準繩，校以鑒真，箋以逆志，考以論世。三種著作雖然都是古籍整理，但亦因研究對象不同，箋注風格也有所不同，呈現出同宗異趨的學術面貌。

衆所周知，校勘是古籍整理的礎石，校勘精始能存真，不然則全書盡毀，此所以校勘尤重於箋注也。孫虹采用匯校的方式，復能反博爲約，既不掩衆長，又復能擇善，紛而不亂，約而不繁。如《風入松》，諸本詞題均作「閨元宵」，然閨年者頗多，仍不知何年，孫虹據《天機餘錦》詞題作「丙午閨元宵」改正，始知此詞作於大德十年（一二三〇六），讀者始洞明矣。然匯校僅於擇善而從中見功力，倘遇諸本皆同却顯然有誤時却無能爲力，此時理校却能顯其神威。理校的提出是陳垣先生對校勘學的巨大貢獻，但也是對作者學養功力的綜合考驗。如《一剪梅》首句諸本均作「悶蕊驚寒減艷痕」，「悶蕊」無出處，作者據晏殊「風吹梅蕊鬧」，宋祁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，知「悶」爲「鬧」字形近而訛。是編類此者頗多，

不贅。

孫虹此前之作早以箋注見長，但在周邦彥、吳文英、張炎三家中，箋張炎詞尤難。是編巧用四匯之法，反而使難箋之處變得舉重若輕。如《一枝春》，諸本詞題作「爲陸浩齋賦梅南」，「梅南」無解。作者采取回環考索之法，先從《天機餘錦》補錄佚詞《洞仙歌·梅上苔與龔子敬賦》，又借助張炎與龔璠（字子敬）交游，龔璠《題陸梅南雪灘圖》有「扁舟乘興不可極，見說南涇梅漸花。」自注：「南涇，陸魯望所居。」又有《次陸梅南蘭桂玉簪三花卷》，故知「梅南」是陸浩齋字號。不僅使「梅南」從無解變爲有解，又反證《歷代詩餘》無「南」字以及《四庫全書考證·集部》注「刊本『梅』下衍『南』字，據別本刪」之誤。真可謂一石三鳥矣！

至於考證之功，孫虹在箋邦彥時已鋒芒初露，但要考索張炎之事跡行實，却又難上加難。所以如此，不惟因其資料短乏，更由於因其處於宋元易代之際，人際關係複雜，所及張炎有關資料，難免在吞吐騰挪之間，自然增加了辨僞存真的難度。如戴表元《送張叔夏西游序》謂「嘗以藝北游，不遇失意，亟亟南歸」，同時亡國之奴，語義就在吞吐騰挪之間，幸有清人王昶《書張叔夏年譜後》謂「登承明有日」是「爲叔夏解嘲，殊非實錄」，用隔代人語證其吞吐騰挪，其意始顯豁洞然。

與此同時，作者又結合了張炎特殊身世與所著詞學專論《詞源》的核心範疇，利用史

料外證與詞作內證，全面推新了張炎生平事跡。如針對張炎研究中長期存在北游大都十年說與一年說的紛爭，提出并證成了他在南宋都城臨安傾覆後兩次北游的觀點：一次是因祖父張濡被元朝統治者磔殺，受家難株連，與兄弟張伯時四散逋逃而北行。一次是被迫北上抄寫金字藏經。初次北游在宋恭帝德祐二年（一二七六，此年五月宋端宗改元）或景炎二年（一二七七）春天，祥興元年（一二七八，此年五月宋帝昺改元）秋天南歸；再次北游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（一二九〇）九月深秋，次年寒食後即南歸。大體上縫合了十年說與一年說的紛爭。這不僅使張炎兩次北上、滯留京城、匆匆南歸的詞作歷歷可以類歸，也使編年於初次北游的詠物名篇如《解連環·孤雁》《綺羅香·紅葉》的意旨得以超越語典、事典，注釋也從注「字」轉為注「意」。

書中集評，誠如是編凡例所述，赫然明晰，不贅。

總之，此編以四匯箋張炎，熔古今群賢之智於一爐，一冊在手，衆美在目，孫虹可謂張炎之功臣，學者之良朋，讀者之益友。是為序。

己亥春楔奉先薛瑞生序於西北大學蝸居軒

前言

學術界研究張炎生平事跡已經有較大推進並取得了重要成果，但仍存在不少懸而未決的問題，張炎入元之後的生平事跡並未得到全面呈現。本書的箋釋考證解決了此項研究中存在的部分疑竇，已為張炎別集三〇五首詞作中的二一〇首詞作編年。下面從生平、版本兩大方面略作概述。

一

張炎，字叔夏，號玉田，晚號樂笑翁。先祖居鳳翔，十一世祖徙秦州（治成紀，今甘肅省天水市），自六世祖張俊遷居錢塘。張俊是畫像理宗朝昭勳崇德閣的南渡勳臣，以異姓封循王（潛說友《咸淳臨安志》卷六）。父親張樞、祖父張濡、曾祖張鉉都是家聲不墜的社會名流。在令人艷羨的家世背景下，張炎是錢塘西湖上「翩翩然飄阿錫之衣，乘纖離之馬」的承平故家貴游少年（戴表元《送張叔夏西游序》，見龔翔麟等校刊《山中白雲詞》），也是由宋入元的著名詞論家與詞人，有詞集《山中白雲詞》與詞論《詞源》傳世。據元人孔齊記載，知張炎最早的單行別集是詞集與詞論的合刊本：「（叔夏）有《山中白雲集》，首

論作詞之法，備述其要旨。」（孔齊《至正直記》）

張炎《山中白雲詞》基本上是恭帝德祐二年（一二七六）臨安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淪亡後的詞作，筆者根據這些詞作及當時史料，考證出張炎曾先後兩次北游大都（今北京市），足跡曾至吳興霅川（今浙江省湖州市）、毗陵（今江蘇省常州市）、金陵（今江蘇省南京市），晚年先後兩次隱居蘇州，後期隱居蘇州時的重要交游是陸行直（字輔之，號處梅）。其生平行跡決定了其創作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。

第一階段是德祐二年到至元二十六年（一二八九），張炎初次北游大都，南歸後往來於杭州與山陰、四明等地之間，隱居山陰時間最久。初次北游的原因是德祐元年（一二七五）祖父張濡作爲參議官戍守獨松關時，部下誤殺大元信使，此年臨安即被元兵攻陷。德祐二年，張濡遭受磔刑，家貲抄沒歸廉希賢家。據張炎《踏莎行》中「水落槎枯」（張氏家族張鎡之後，即以五行命名），知其父張樞（木）受張濡（水）株連，亦遭不測^{〔一〕}。德祐二年

〔一〕楊海明《張炎詞研究》：「『水落槎枯，田荒玉碎。』『田荒玉碎』暗指自己（玉田）遭遇之可憐（他另有詞云『玉老田荒』亦同此意），而『水落槎枯』，則暗言張濡（水）、張樞（木）的命運悲慘——張濡既已被磔殺，張樞恐怕也難逃此劫了。」齊魯書社一九八九年版，第一九頁。

（此年五月宋端宗改元景炎）或景炎二年（一二七七）的春天，張炎北游大都，祥興元年（一二七八，即景炎三年，五月帝昺改元）秋天南歸。友人舒岳祥記載了這一行跡：「宋南渡勳王之裔子玉田張君，自社稷變置，淩煙廢墮，落魄縱飲，北游燕薊……一日，思江南菰米蓴絲，慨然襆被而歸。不入古杭，扁舟浙水東西，爲漫浪游。」（舒岳祥《山中白雲詞序》，見龔翔麟等校刊《山中白雲詞》）臨安淪覆後，因家國之難，六世祖張俊作爲功臣的奉祀絕饗，張炎初次北游實際上有政治避難的性質。具體北行南歸的時間，通過張炎的兩首詞作可以得知：《水龍吟·袁竹初之北》（題序據《天機餘錦》）、《高陽臺·慶樂園，即韓平原南園。戊寅歲過之，僅存丹桂百餘株，有碑記在荆榛中，故末有亦猶今之視昔之感。復嘆葛嶺賈相之故廬也》，據袁竹初（洪）之北行跡，知張炎戊寅即祥興元年（一二七八）秋天已經南歸。集中著名詞作《解連環·孤雁》《綺羅香·紅葉》，一寫於北上途中，一寫於滯留大都時。南歸後，除暫居杭州外，長期往來於浙水東西，隱居避世，未肯屈志新朝。此時段張炎參加了周密、李彭老、王沂孫、仇遠等遺民詞人西湖凭吊故國的集體唱和，客居山陰時，又與其他十四位遺民詞人參加了《樂府補題》的創作。

第二階段是至元二十七年（一二九〇）到大德三年（一二九九），張炎再次北游並亟亟南歸，十年間仍作浙東之游，往來於杭州與四明、山陰、台州、衢州等地之間，堅守民族氣

節，主要隱居於四明。友人戴表元有相關記錄：「（叔夏）垂及強仕，喪其行資，則既牢落偃蹇，嘗以藝北游，不遇失意，亟亟南歸；愈不遇，猶家錢塘十年。久之又去，東游山陰、四明、天台間。……六月初吉，輕行過門，云將改游吳公子季札、春申君之鄉，而求其人焉。」（戴表元《送張叔夏西游序》，見龔翔麟等校刊《山中白雲詞》）張炎的再次北游是至元二十七年（一二九〇）與曾遇、沈欽等同往大都。學界認為此次北行是「被迫參加了書寫金字《藏經》之役」（謝桃坊《宋詞辨》），於次年南歸。

戴序與舒序中的北游存在時空異趨。一是兩次北游南歸後空間游踪不同。初次北游歸杭，往來於杭州、山陰、四明之間，即舒序所謂「扁舟浙水東西，為漫浪游」；再次北游歸杭後，前十年游浙江東路，十年後改游浙江西路，即吳公子季札、春申君黃歇分封的今蘇州、常州、江陰等地。二是再次北游南歸時間明確在暮春季節。張炎的十一首詞作歷歷記載了秋九月啓程北上，十月已至大都，冬游長春宮，寒食節後歸杭的行跡；初次北游則是春天北上，仲秋前南歸。三是兩次北游滯留大都的時節情境不同：初次北游歷時一年以上，再次北游在大都僅歷冬春兩季，時間不足一年。

第三階段是大德三年（一二九九）到延祐元年（一三二四），張炎再次北行南歸十年後「改游吳公子季札、春申君之鄉」遁隱避世。其浙西之游時間長達十六年，分為前後兩個階

段：前期居游於蘇州、江陰、宜興、吳興、常州，之後，又短期客游溧水、金陵。邱鳴皋先生考證張炎在蘇州、江陰、宜興等地的居游與族叔張槩（字仲實，號菊存）當地仕歷相關（一）。大德三年至大德四年（一二三〇〇）在蘇州，大德七年（一二三〇三）春天之前在江陰，本年隨張槩赴居宜興。此年六月游吳興，曾與晚年歸雪的周密晤面，作《祝英臺近·與周草窗話舊》。周密此時已歸居吳興弁山南面的杼山復庵，故其晚號弁陽老人或弁陽翁。大德八年（一二三〇四）游毗陵常州，作《憶舊游·寓毗陵有懷澄江舊友》《霜葉飛·毗陵客中聞老妓歌》，並作二詞懷念雪川詩友：《木蘭花慢·元夕後，春意盎然，頗動游興，呈雪川吟社諸公》《壺中天·懷雪友》。歸宜興後，作《瑤臺聚八仙·菊日寓義興，與王覺軒會飲。酒

（一）參見邱鳴皋《關於張炎的考索》，《文學遺產》一九八四年第一期。楊海明師認為張炎西游與張槩不相關涉：「有人曾推測張炎漫游江陰、宜興，是依附於張槩而謀求生活之計，但是為何他在作於此兩地的詞中，僅有與陸垕、陸文圭等陸氏族人的唱酬，而無與張槩的交往？……而他與張槩一家，却也一直未能往來如親戚。這是一個頗感疑惑的問題——是張槩『勢利』而不認這位祖父被元人磔殺的族侄，還是張炎對張槩有些什麼看法而不願去投奔他？文獻闕如，所以不敢遽下斷語。」《張炎詞研究》，齊魯書社一九八九年版，第二二頁。但本書的考證結論與邱說相合。

中書送白廷玉》《摸魚子·春雪客中寄白香巖、王信父》等詞奉報常州交游白珽（字廷玉，號香巖）、王信父。大德九年（一二〇五）中秋及重陽張炎已在江寧府溧陽縣，交游爲溧陽教授仇遠，有詞《夜飛鵲·大德乙巳中秋，會仇山村於溧陽》《新雁過妝樓·乙巳菊日，寓溧陽聞雁》，大德十年（一二〇六）早春已在金陵烏衣園。

後期約從大德十一年（一二〇七）再次較長時間客居蘇州。此次客隱的主要交游是陸行直。陸氏短暫出仕後，於皇慶元年（一二一二）歸居蘇州，至張炎離開吳地後的延祐二年（一二三一五），二人有密切往來。張炎此階段有七首贈陸氏處梅的詞作，可以推證處梅即陸行直。陸氏雖然年少張炎二十七歲，但却是張炎蘇州密友中的忘年小友與精神知己，也是有家國興亡同感的政治知音，因爲他們都是前朝望族後裔。張炎是「宋南渡勳王之裔子」，陸行直是「分湖第一世家子」（陳去病《詞旨叙》，見唐圭璋《詞話叢編》第一冊）。張炎贈詞《如夢令·處梅列芍藥於几上酌余，不覺醉酒，陶然有感》承載的就是盛世牡丹的家族記憶，抒發「餘情哀思，聽者落淚」（陸文圭《山中白雲詞序》，見龔翔麟等校刊《山中白雲詞》）的繁華消歇之感。張炎離開吳地歸杭後，寄贈處梅《木蘭花慢》感慨相同：「嘆扇底歌殘，蕉間夢醒，難寄中吳。」延祐二年（一二三一五），張炎雖歸居杭州，却仍然不得不暫居於「錢塘縣之學舍」（錢良祐《詞源跋》，見《詞話叢編》第一冊）。

通過以上對《山中白雲詞》及相關史料的描述，可以看到張炎入元後，生活動蕩，困頓窘迫，雖然兩次北游大都，但都來去匆匆，絕無新朝求官不遇之事，因此，胡適所謂「（張炎）是一個不遇的趙孟頫」（胡適選注，劉石導讀《詞選》）是對張炎的人格誤判。

二

張炎詞集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版本都是明清時期的鈔本或刻本。名稱見於載籍者，有《玉田詞》一卷、《玉田詞》二卷、《玉田集》二卷、《張玉田詞》二卷、《山中白雲詞》（原稱《山中白雲》）八卷等。

現存的鈔本有四種：一是明水竹居鈔本《張玉田詞》二卷；二是石村書屋《宋元明十三家詞》鈔本《玉田集》二卷；三是吳訥「明紅絲欄鈔本」《百家詞·玉田詞》上下卷；四是清鈔本《玉田集》，有丁丙跋語，汪魚亭批校弄藏本。鈔本均為半帙且流傳不廣。現存的刊刻有三類：一是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。今見最早的刊本是清康熙四十六年（一七〇七）左右龔翔麟玉玲瓏閣刊本，存詞二百九十六首（簡稱龔本）。其後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刊本繁多，都是以龔本為祖本，雖有校勘但改動極少。如，康熙六十一年（一七二二）曹炳曾城書室刻本，乾隆元年（一七三六）趙昱用龔本舊版重印，僅將原「玉玲瓏閣鏤板」易為

「寶書堂藏版」，乾隆十六年（一七五一）揚州汪中翻刻龔本，封面署「玉玲瓏閣原本新安汪氏重刊」，嘉慶九年（一八〇四）聚瀛堂翻印龔本；道光辛丑（一八四一）范鐸刻《三家詞》本，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許增《榆園叢刻》本，光緒九年（一八八三）鮑廷爵翻印曹本，即後知不足齋刻本；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）北京龍文閣書莊石印本。二是《山中白雲詞》二卷、補一卷、續補一卷，即光緒十四年（一八八八）王鵬運《四印齋所刻詞·雙白詞》本，王氏從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所獲二卷鈔本並加牋合續補漸成完帙。三是江昱、江恂《山中白雲詞疏證》稿本（簡稱江本或江昱疏證），此本以龔本裁綴成帙。一九二二年朱祖謀輯刻江本，是為《彊村叢書》本（簡稱朱本）。另外，筆者未曾寓目者有《詒莊樓書目》所載兩種一卷本《玉田詞》：一是黎二樵鈔本，有校記；一是舊鈔本，有朱士楷印，朱筆細校。

當代張炎詞集的整理本共有四種，其中三種以龔本為底本：一是吳則虞校輯《山中白雲詞》（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），二是黃畬校箋《山中白雲詞箋》（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），三是葛渭君、王曉紅校輯《山中白雲詞》（遼寧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），另有臺灣學者李周龍《山中白雲詞校訂箋注》（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一九七三年第六期，簡稱李本）。李本以朱本為底本，但沒有依據八卷體例，而是以詞調歸類分立、重定目次，輯錄江本、朱本也不够規範，甚或未溯源流而失其原貌。張炎詞集有為一事一人

創作的組詞並各用一調，如「孫虛齋作四雲庵，俾余賦之」「爲伯壽題四花」「陸起潛皆山樓四景」，李本各歸其調也使相關疏證、校語失去了統領及照應。

本書以朱本爲底本，主要校本（包括詞集、選本、整理本）共二十九種。與上述四種整理本特別是李本相較，能够溯源江本並前推龔本，逐詞分錄江昱疏證、江昱按語、朱彊村校語，推進之跡歷歷可見。校本中還增加了明朝程敏政編選的《天機餘錦》，並且善加利用宋元及至近現代的雜纂，特重明清以來的名家批注。力圖呈現張炎詞集原始、全面與創新的面貌，或能盡其美而顯其善。

（一）選擇朱本作爲底本，集成江本、龔本優長，還原江本對龔本的刪移，以江昱疏證彌補龔本編年欠缺。江昱稿本是裁綴龔本成帙，但對龔本略有不當移次。如張炎詞集有獨特的「別本」「別題」現象，江本雖然保留了與正文詞題不同的「別題」，但擅移龔本詞下「別本」於詞集之末。朱彊村再行輯刻時刪去江本詞集篇末的「別本」，最爲後世詬病的是朱氏刪除了江本保存的龔本詞中夾注「一作某」之異文，埋沒了龔本以浙西巨匠朱彝尊（字錫鬯，號竹垞）爲代表的十六位詞家的校勘成果。因此，胡適說朱本「刪去龔本所載別本、異文，是其缺點」（胡適選注，劉石導讀《詞選》）。

浙西名家李符曾稱贊龔本：「（朱）竹垞釐卷爲八，與諸同志辨正魚魯，緘寄白門。予

復與龔主事衡圃取他本校對，或字句互異，題目迴別，則增入而存之，鋟棗以傳，可稱善本。」（李符《山中白雲詞序》，見龔翔麟等校刊《山中白雲詞》）杜詔、四庫館臣、吳熊和都認為龔本是朱彝尊等詞家據元末明初陶宗儀（南村）本釐分八卷。龔本的貢獻是盡可能保存了張炎詞集「字句互異，題目迴別」的概貌，成就了「別本」、「別題」、異文並存——宋人詞集中最為特殊的形式。所謂「別本」，是指與詞集正本詞作有較大差異，整理者在正詞後再作輯錄。龔本存錄十一首別本詞（本書從《永樂大典》《珊瑚網》《天機餘錦》各增錄一首，共十四首），「別本」詞應是作者棄用的舊稿，雖然「別本」資料價值大於文學價值，但兩相對參，也可以加深對正本詞的理解。而且「別本」詞有時也夾注「一作某」，顯然是作者再行斟酌的印記，保存了宋人創作精粹之詞的最為原初的矜慎狀態。龔本、江本、底本存錄的「別題」在宋人詞集中有獨特的資料價值，主要是極大地拓展了正本題序的信息量，本書釐清並發掘了其中價值。如明確贈主，《壺中天·賦秀野園清暉堂》，別題作「為陸義齋賦清暉山堂」。江昱考得清暉山堂主人為陸垕（號義齋），秀野園、清暉堂皆在園林中。標明空間，《聲聲慢·西湖》，別題有「與王碧山泛舟鑒曲」之句，知正題中「西湖」代指鑒湖中隸屬山陰的水域。明確節序或時間，《渡江雲·懷歸》，別題作「客中寒食，書以寫興」。突顯主旨，《鬥嬋娟·春感》，別題為「故園荒沒歡事去，心有感而作」。與集